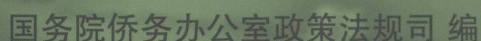


(上册)



前 言

2007-2008 年度，国务院侨办组织了 48 项课题研究，内容广泛涉及华侨华人分布状况与发展趋势、新华侨华人与华裔新生代、华侨华人与居住国关系的现状和趋势、华侨华人文化传承与传播、华侨华人权益保护与侨务工作等几大领域。这些课题对全球范围内华侨华人的分布、人数、华裔新生代等最新侨情进行了跟踪描述，研究探讨了他们在海外生存与发展的现状，并从多种角度对侨务工作进行了理论探索，对我们认识新时期侨情，开阔侨务工作的视野，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本课题集即为此次研究成果的具体展示。为加强对重大侨务问题的研究，并鼓励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侨务理论研究，扩大侨务理论研究工作的影响力，我们专门设置了重点课题、普通课题、委托课题和青年课题等几大类别。因对不同课题要求不一，故反映在具体课题成果上会有所差别，请读者理解。受版面所限，文中收录课题在原课题报告的基础上由作者进行了删节。此外，少数课题由于仅供内部决策参考，故没有收入此文集中，在此对几位课题主持人一并表示感谢。文中观点均为作者“一家之言”，论据的正确性“文责自负”。请勿公开转载。最后，因成书时间仓促，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谅解。

国务院侨办政策法规司

二〇〇九年四月

目录 上册

一、华侨华人分布状况与发展趋势

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数量估算

..... 课题主持人：庄国土（1）

拉美华侨华人现状与发展趋势：定居、适应与融合

..... 课题主持人：李安山（31）

论中东华侨华人的形成根源、民族构成和人数估计

..... 课题主持人：冀开运（65）

硅谷华人社群的“软实力”研究

..... 课题主持人：王志章（92）

中亚非汉族华侨华人研究

..... 课题主持人：李立凡（118）

华人跨国公司成长新阶段

..... 课题主持人：康荣平（140）

二、新华侨华人与华裔新生代

新华侨华人及华裔新生代研究

..... 课题主持人：桂世勋（167）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加新华侨华人比较——一种人口社会学与民族政治学的研究

..... 课题主持人：李其荣（218）

福建省新华侨华人与华裔新生代调查报告

..... 课题主持人：曾晓民（253）

国际移民的迁移原因与认同变化——以福州赴日新移民和越南老华人再移民为例

..... 课题主持人：郭玉聪（275）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新华侨华人与华裔新生代研究

..... 课题主持人：骆克任（301）

琼属华侨华人现状、发展趋势及工作对策研究

..... 课题主持人：吴士存（339）

青田籍新华侨华人（华裔）研究初步报告

..... 课题主持人：郭剑波（360）

东南亚华裔新生代文化认同中的台湾影响

..... 课题主持人：王列耀（387）

“二次成长”：华裔学生来华留学的文化适应研究

..... 课题主持人：文 峰（415）

新华侨华人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之分析与评价——以福建省为例

..... 课题主持人：黄大柯（436）

三、华侨华人与居住国关系的现状和趋势

欧洲华人与当地国关系现状与趋势研究报告

..... 课题主持人：李明欢（461）

东南亚华侨华人与居住国关系——以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为中心

..... 课题主持人：曾少聪（489）

华侨华人与住在国经济融合关系研究

..... 课题主持人：李鸿阶（522）

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历届政府对华政策与华人政策的演变以及华人社会发展趋势研究

..... 课题主持人：温北炎（557）

当代美国华人政治性社团研究

..... 课题主持人：万晓宏（581）

下册

四、华侨华人文化传承与传播

全球化时代的华侨华人文化认同问题研究

..... 课题主持人：韩 震（611）

华文传媒与华人文化认同及文化传播关系之研究

..... 课题主持人：陈荣岚（636）

20世纪海外华侨华人文化的格局、流变与现状

..... 课题主持人：杨恒达（664）

中华文化在当代新马华人社会的现况及我们的对策

..... 课题主持人：曾 玲（695）

华侨华人文化的传播与构建和谐世界

..... 课题主持人：戴文标（726）

华侨华人社团的文化传递功能研究

..... 课题主持人：陈旭清（746）

北美华人宗教信仰对于社会适应及其祖籍国的影响

..... 课题主持人：刘 权（776）

美国华语电视研究

..... 课题主持人：周小普（804）

美国华文报纸研究

..... 课题主持人：路君燮（833）

在日华侨华人子女教育问题研究

..... 课题主持人：王 虹（863）

在日华侨华人子女教育问题研究

..... 课题主持人：鞠玉华（896）

海外华文教师等级证书实施方案研究

..... 课题主持人：贾益民（919）

中国饮食文化与华人、华侨的文化遗产

..... 课题主持人：姚伟钧（952）

五、华侨华人权益保护与侨务工作

外国侨务工作与领事保护研究	课题主持人：丘立本（974）
移民法与新华侨出入境问题研究	课题主持人：翁 里（1008）
中国境外公民安全问题的应对机制研究	课题主持人：赵灿鹏（1040）
华侨华人在境内投资经商权益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课题主持人：张德瑞（1070）
侨务政策学研究	课题主持人：刘雪明（1092）
跨国移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课题主持人：向运华（1122）
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侨务问题研究	课题主持人：陈奉林（1153）
广东侨捐项目监管制度研究	课题主持人：张应龙（1172）
关于湖南侨务对台工作的研究——发挥湘台资源优势 积极开展侨务对台工作	课题主持人：阳春娥（1195）
当代海外台湾台胞与台湾“侨务”研究	课题主持人：陈文寿（1212）
2008年“大选”对台湾“侨务”政策的影响	课题主持人：印红标（1237）

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数量估算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庄国土

近 20 年来，国内外对世界华侨华人的数量一直没有较具共识性的看法。无论是官方或是学术界，其估计数据五花八门，悬殊可以倍计。造成这种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对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基本估算。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向来占世界华侨华人的大部分，但由于估算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困难较大，近 20 年来，一直缺乏专门的研究。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估算，是估算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的关键，因此，本课题《华侨华人分布状况和发展趋势》以此为重点，试图推估出合理数量，这也是本人认为较有意义和创新的部分。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各国官方和学术界关于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估计的巨大差异，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对如何认定“华人”或“华裔”的分歧。因此，本课题对所涉及的概念“华侨”、“华人”、“华裔”和“移民”，分别界定如下：

（一）华侨（Overseas Chinese）：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

19 世纪末以前，中国政府和民间对海外移民及其后裔并没有统一称谓，多用“唐人”、“唐山人”、“汉人”、“华人”、“内地民人”、“中华人”、“华民”、“华工”、“华商”等名称。如欲指明籍贯，则用“闽粤人”、“闽人”、“粤人”、“漳泉人”、“广府人”、“潮州人”等。^[1]

1909 年，清朝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以血统主义为原则，规定只要父母一方是中国人，其子女即为中国人；凡中华民族之人，不论是否生于中国，均属中国国籍。1929 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国籍法》基本上继承清朝以血统主义为原则的国籍法，仍规定凡具有中华民族血统者，均具有中华民国国籍，都是“华侨”，即“中国侨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仍沿袭民国时期对华侨的政策，即认为所有海外华侨都是中国国民，无论其是否正式持有中国国籍。

1955 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政府签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中

国政府从此正式放弃双重国籍的政策，凡持有外国国籍，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华侨”仅指那些保留中国国籍者。

但对“华侨”这一概念作出明确的法律解释，则迟至1990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1990年）第3条规定：华侨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2]何为中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1980年）第3条和第4条规定：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国或外国者具有中国国籍，但本人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者不具有中国国籍。^[3]因此，在外国的所谓“中国非法移民”，只要具有定居性质，即是华侨。其子女如没有外国国籍，也是华侨。

但何为定居，中国官方没有作出明确的时间和身份界定。在实践上，很多前往海外求学、投资或务工者，从一开始就具有定居性质。从研究的技术角度上，在国外居住的中国人是属于短期的非移民目的居留，或长久定居，无法在技术层面上（如：持何种签证，是否会滞留国外等）掌握。因此，我们拟引入“国际移民”的概念，对中国的国际移民中仍持有中国护照者，除了外交等人员外，都视为华侨。又由于各类新移民川流不息，在研究的实践上，基本上不影响我们对各地华侨总量的判断。如中国留学人员总体上约有25%的回归率，在获得的次年在在外留学人员总数中，已经按比例自动扣除回归人员。同样，在计算某个阶段（如10年或30年）华侨华人总数中的出国留学人员时，则把留学人员总数中扣除25%。

何为国际移民？联合国人口司（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和世界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对“国际移民”的定义为：跨越国界的常久性人口空间移动。在统计移民数量时，以非出生于居住国为标准。何为“常久性”，则各国标准不一，从1—12个月均有，但以半年至一年为多。参照以上定义和标准，本文的“中国新移民”，指1970年代以来从中国大陆、台湾和港澳地区移居国外并长住一年以上者，但不包括政府所派遣的外事人员。在实践上，那些非定居性质的留学生或劳务人员的总量，对本课题组估算华侨华人总量的影响极小，不会超过1%。

（二）华人（Chinese, ethnic Chinese, Chinese Diaspora）：一定程度保持中华文化（或华人文化）和中国血缘者

1950年代中期以后，“华人”概念越来越多地见诸于海外华文报刊与著作，并逐渐取代“华侨”这一概念，泛指海外中国移民及其后裔。

什么是“华人”？各国（包括中国）官方和学界的认知并非完全一致，但

基本上按政治（法律）和文化族群类型划分，但两者又有密切联系。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基于国籍法给予华人（外籍华人）严格的定义：“外籍华人指原是华侨或华侨后裔，后已加入或已取得居住国国籍者。”^[4]但何为“后裔”，则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并没有作进一步说明。如果指血统，则需明确保持多大比例的华人血统方可计入华人之列。

就总体而言，判断是否属于华人，主要根据其血统相联系的文化特征。因此，我倾向于将“华人”定义为：一定程度上保持中华文化（或华人文化）和中国人血缘的非中国公民。血缘和文化，是华人属性的最本质特征，体现了客观差异的标识。我强调“一定程度”，是因为随着离乡去国日久，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的文化和血统混杂程度越高，与中国本土人们的差异越大。由于同化和融合的程度日益加深，华人的语言、血缘、文化上的传统属性趋于模糊，作为族群、文化意义上的华人共性，越来越依赖于主观认同。“华人意识”（Chineseness），即主观上认为自己是华人的意识（who thought of themselves as Chinese were Chinese），^[5]日益成为东南亚华人认同赖以存在的基础。大部分东南亚华人学者使用“ethnic Chinese”这个概念，他们认为，华人已在东南亚落地生根，构成东南亚多元民族的组成部分，他们是东南亚人或东南亚华人，而非海外华人。^[6]

（三）“华裔”（Chinese descents & people of Chinese descents）：有相当部分中国血统者

“华裔”概念在大陆使用时，通常指具有中国血统者（包括华人和有中国血统的非华人），其涵盖面比华人更广。如称具有部分中国血统的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Corason C. Aquino）和印尼总统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为“华裔”，泰国的相当部分政治家均声称拥有华人血统，但他们通常不被称为华人，因为其文化和族群意识的主体并非华人。在美国，华人在族群溯源归类时被称为“华裔”（Chinese Americans & American Chinese），和“菲律宾裔”、“韩国裔”、“日本裔”等合组为“亚裔”，“亚裔”与“西班牙语裔”、“非洲裔”等并列，归入美国少数民族之类。因此，美国的“华裔”概念常与华人相通，混用于媒体和官方文件。

关于华侨华人数量估算的巨大差异，关键在于对何为“华人”标准的歧异。尤其是把混血华人都归入土著或大部分归入土著，抑或把仍有华人血统者都估算为或大部分估算为华人，都会导致数据的悬殊。因此，本课题组所指华人，不包括诸如几乎完全融入菲律宾、印尼、泰国当地土著的仍有华人

血统的混血儿。

综上所述，本研究课题所指的华侨华人，指定居在国外一年以上的中国公民和一定程度上保持中华文化（或华人文化）、中国人血缘的非中国公民（华人）。

二、东南亚华侨华人估算的意义和方法

（一）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估算是世界华侨华人总量估算的关键

无论是中国官方或民间，无论在外国或中国，对华侨华人数量的估计相差甚远，从 3000 万到 8700 万都有。1982 年，中国侨联的华侨历史研究会会长洪丝丝提出，华侨华人已增至 2000 万，其中，约有 20% 是华侨。^[7] 但到 1984 年，胡耀邦总书记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在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侨办主任会议则提出海外 3000 万华侨华人的说法。^[8] 此后的国家领导人，如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大多用含糊的“几千万”的提法。近年来，国内外相关人士和学者的估计相差更大，略举以下几种：

1. 2007 年 12 月 10 日，第二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召开前夕，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许琳介绍，海外有 5000 万以上的华侨华人和超过 100 万的留学生。^[9]

2. 台湾“侨务委员会”统计，2006 年华侨华人人口近 3900 万，亚洲地区占了七成以上，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其次是美洲地区，占了近二成，主要集中在美国和加拿大。

3. 2005 年，中国市场学会分管海外华商服务工作的会长助理兼副秘书长张萍女士，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介绍：据权威资料显示，华侨华人多达 8700 多万人，遍布 168 个国家和地区。^[10]

4. 英国《卫报》刊登了以研究政治经济和社会人文科学著称的世界著名学府——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学者马丁·雅克的文章估计，目前生活在非洲的中国人已经达到至少 50 万，大多最近刚刚来到这块大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各有超过 700 万华裔居民；缅甸和俄罗斯各有超过 100 万华人；秘鲁华人超过 130 万，美国华人超过 330 万，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华人分别有 70 万和 40 万。华人总数大约为 4000 万，而且实际数字几乎肯定要高得多。^[11]

5. 俄亥俄大学 (Ohio University) 的最近一项研究估算，这一数字达到了

3700 万，其中的大多数人居住在东南亚地区。根据联合国 (UN)2006 年的一份报告，在 2000 年至 2005 年间，中国大陆每年的净移民数量接近 40 万人。^[12]

6. 由权威学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 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提及，目前中国大陆海外移民人数已经达到 3500 万人，成为全球最大的移民群体。^[13] 该报告所指中国大陆海外移民数量，应指华侨华人。

以上是关于对华侨华人总数估算的几个主要不同提法。大体而言，在东南亚以外的世界华侨华人主要聚居地，所估算的华侨华人数量差距不会太大，主要差别在于对占世界华侨华人总数 70 — 80% 的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估计上。

由于缺乏对东南亚华侨华人规模和实力的准确了解，导致我国长期以来，无法真正把握世界华侨华人的基本状况。因此，中国政府和民间各界对世界华侨华人的规模一直持回避态度。从 1980 年代初以来，一直沿用海外 3000 多万华侨华人的数据，或干脆用“几千万”的含糊说辞。

（二）东南亚华侨华人是中国最重要的海外资源

我们认为，华侨华人是中国最重要的海外资源和合作对象，东南亚一向占世界华侨华人的 75% 以上，其经济力量更是远远超过其他地区的华侨华人。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规模和实力的研究，是我国准确把握海外资源的前提。东南亚华侨华人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价值，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提出的“华侨华人是中国发展的独特机遇”上，他们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推力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东南亚的合作很大程度上始于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推动。东南亚华人是前来中国投资的第一批外商。众所周之，投资中国的香港资本中，很大比例实际上是东南亚华人资本。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牵线搭桥的东南亚华人功不可没。2002 年 11 月 4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东盟十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 -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双方从 2005 年开始降低大部分商品关税，到 2010 年，达到零关税，成为拥有 17 亿人口的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东南亚与中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华商应是最主要的推动者与受益者。正如印尼著名华商林文镜（Djuhar Sutanto）所言，“用 10 年时间建成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这对东盟华商来说，是天赐良机。华商可以利用住在国籍和华裔的双重角色，利用熟悉住在国和祖籍国政治、经济、法律、自然条件和深厚人脉资源，在推进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并在发挥中介作用

的同时，为自我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以实现快速发展。也正因此，东盟华商把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视作事业腾飞的一个难得机遇。”^[14]因此，本课题组所承担国侨办的《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及其分布》重点项目，以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数量估算为重点。

此外，东南亚是我国重要的周边地区，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扼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重要，近代以来一直是大国争斗要地。东南亚华侨华人所具的战略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

由于东南亚是华侨华人最集中的地方，而东南亚华社绝大部分是二三代乃至十几代的华人，并经历多种劫难和变迁，导致对东南亚华侨华人总数的估算差距甚远。此外，近20年进入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普遍为超期滞留者或偷渡者，他们大多能通过购买当地护照、冒名顶替等各种方式取得当地定居身份，无可靠统计资料可供推算其数量。鉴于估算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难度最大，本课题组将此作为重点，并充分考虑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数量对东南亚华侨华人总数的影响。

（三）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估算的基本原则、方法

诸种因素导致对东南亚华侨华人规模估计的巨大差异。首先，二战以后，绝大部分东南亚华人相继加入当地国籍，其身份认同呈多元化状态。^[15]很多华人或自愿或被迫同化于当地社会，隐瞒或逐渐减弱华人的特征，导致“华人”身份认定的不确定性，在社会统计中多被归入主体民族。此状况以印尼、泰国为最，次为缅甸、越南。其次，华侨华人问题一向被东南亚各国政府视为敏感问题，关于华侨华人真实存在状况的信息通常被回避或扭曲。即使在新加坡政府发布的族群结构统计数据中，关于非永驻新加坡的外国人来源地的统计也被回避，导致我们难以把握非新加坡的华人进入新加坡的数据。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外，其他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关于族群结构的可靠统计资料可利用。第三、东南亚各国的出入境统计数据大多不全，尤其没有关于入境签证类型及其是否按期出境的记录。中国与东南亚有漫长的边境线，难以有效监管，很多地方边民可自由出入。此外，在缅甸、柬埔寨、老挝乃至菲律宾和泰国，很多中国移民可通过各种方式改变居留身份而不进入官方的归化统计记录。以上种种情况导致对近20年进入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规模难以把握。因此，国内外学者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数量的看法也五花八门，莫衷一是，其差异可在50%以上。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其发布的数据也相距甚远。

如上所述，对东南亚华人华侨数量和分布的准确推估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前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数量可分为两部份，一是传统华社的规模，二是进入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的数量。传统华社的人口数量尚有部分研究成果和数据可供推算，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则几乎无课题组之外的任何他人研究成果和可供参考的现成资料，因此，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研究是全新的研究，也是本课题的着力点。

本课题对东南亚传统华社规模的把握，主要是通过考察历史人口数据变动及可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参考其他相关因素进行推估。大体而言，作为估算基础的历史人口统计数据，多是殖民政府或当地土著政府基于出入境数据的估算，普遍存在低估或大幅度低估实际华侨华人的规模，但华侨华人的人口增长率可能稍低于当地土著。因此，笔者偏向谨慎评估，假设两者至少可相互抵消，以便不至于高估华侨华人的总数量。再将得出的数据与各家估算和从东南亚侨社获得的信息相互印证，其结论应该相当接近真实状况或偏于低估。

对中国新移民的估算则通过搜集和综合各种零散的信息，力图描述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的整体状况和推断出大体数据，其结论尚有待进一步检验。但由于本课题组对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的估算持保守态度，故对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整体评估影响不大。

由于本课题原设计时间是3年，现需要2年完成，资料累积和分析程度都明显不足，挂一漏万处甚多。现抛砖引玉，敬请大家指正。

我们的初步结论是：迄2007年，东南亚华人华侨总数约3348.6万，包括约250多万的新移民及其眷属，约占东南亚总人口的6%。

由于发达国家都有当地国官方的人口普查数据和出入境数据可以利用，也有对非法移民数量的估计数据，因此，对发达国家的华侨华人数据估算大体有可靠的统计数据依据。又由于东南亚以外的华侨华人以及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新移民大多居住在发达国家，因此，把握发达国家的华侨华人数量，基本上能把握东南亚以外的华侨华人总数。其中，北美华侨华人总数530万能被当地统计数据证明，其误差（涉及对非法移民的估计）不会超过2%。欧洲华侨华人总数200万或200多万，是2007年3月，中国驻欧盟大使关呈远在接受法国《欧洲时报》采访时提出的，也为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和部分欧洲学者所认可，我们的估计是215—225万。估计若有误差，当在10%内。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华侨华人较多的国家（共约230万），其数据基本上是当地统计数据，估计误差不超过5%。其他地区200

余万，即使误差在 20%，所涉及的也仅是约 40 万华侨华人。因此，估算东南亚以外的华侨华人总数，以最严厉的评估，其误差不会超过 10%，约涉及 100 万数量，仅影响世界华侨华人总量的 2.3%。如考虑到误差的相互抵消，则误差在 5% 以内，对世界华侨华人总量数据影响的几率仅 1.15%。

总而言之，笔者的估计仍基于“华侨华人仍然敏感”的谨慎，可能总体上偏于低估。

因此，本课题组（《华侨华人分布状况和发展趋势》）的研究结论为：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约 4543 万。其中，东南亚有 3348.6 万，约占全球 4543 万华侨华人的 73.5%。

表2-1 2006—2007年各洲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统计表 （单位：万人）

地区	人数/百分比*	新移民/百分比**
总计	4543/100.00	1030/22.6
亚洲	3548/78	400/11.12
美洲	630/13.87	350/56
欧洲	215/4.7	170/79
大洋洲	95/2.	60/63
非洲	55/1.2	50/90

* 占全球华侨华人总数%；** 占当地华侨华人总数%。

三、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估算、分布

（一）印尼

由于印尼缺乏对华人人口的全面普查，且印尼华人后代有相当大部分同化于当地土著，很多底层华人及其子女仍无国籍，尚有一部分华人自认为是印尼土著或以印尼土著身份对外交往，故关于印尼华侨华人人口数量估计差距很大，有 700 万、1000 万、1600 万甚至 2000 多万等相差甚远的估计。但如以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和机械增长率推估，再与较有权威性的印尼官员或专家的估算印证，仍能大体得出印尼华侨华人的基本规模。

2007 年，印尼华人问题研究专家廖建裕（Leo Suryadinata）引用 Astrong 所编的统计资料，2000 年印度尼西亚华人人口为 402 万，占全国总人口约 2%。^[16] 这和通常认为印尼华侨华人占印尼人口 3—5% 的比例偏差较大，不足采信。而他在 1997 年的著作中，所引他人统计的印尼华人数量为 546 万，^[17] 可见廖教授对印尼华人人口数量无甚把握。暨南大学黄昆章教授认

为，20世纪80年代初，印尼华人有600万左右。到1995年，全印尼人口有1.9亿，其中华裔有720万以上。加上华侨和无国籍华人，华侨华人人口总数为770万。^[18]约占印尼总人口的4%。本人基本认可这一估计。1999年11月，印尼驻新加坡大使鲁弗班查依旦中将在保证瓦希德政府不会再有歧视华人的政策时，第一次说明印尼华人有1100万人，是印尼二亿多人口中，仅次于爪哇族和巽达族的第三大种族。^[19]鲁弗班查依旦中将并无说明关于华人数量的数据来源，但他与印尼国军情报局有密切联系，曾被内定为国军战略与情报部主任。国家情报局曾有完整的华人资料，因此这个数字应有一定依据。据印尼泗水《千岛日报》社长张明开先生说法，印尼官方认为华人数量是1000万，但根据当地华人自己估计，大约有1600万人。^[20]

2003年5月23日，印尼华裔总会举行关于华族人口及融入主流社会问题的时事双语座谈会，多数与会者认为1000万人这个数字比较接近客观。座谈会倾向接受《国际日报》主编李卓辉根据历史变迁而提出的1100万人。李氏的推估基础仍是1930年荷印人口普查统计数据的123万华人。李氏认为，1955年解决双重国籍问题时，印尼移民厅的华人数据为300万人。到1959年，约有30万华侨回国。1965年9·30事件后，不少华人受害或逃离印尼。苏哈托时期，华人人口大增。目前华族有1100万人，占总人口的3%或3.5%，即为印尼第三大民族（爪哇族、巽达族、华族）。^[21]但李氏仍未说明估计的数据依据。

2003年6月5日，印尼大同党中央总主席、《和平日报》社社长吴能彬先生访问泉州时称，印尼2000多万华人华侨中，福建人占1/3以上，全国近80%的财富掌握在华人手中。^[22]吴能彬的估计可能是依据血统原则的估计，较少考虑到同化因素，即很多有华人血统者已经完全融入印尼人社会，不复为华人。

2005年印尼中华总商会副秘书长陈立志认为，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华人口总数约在1760万人左右，大多数从商，在印尼经营的范围包括：商业、工业、农业、地产、金融、运输、旅游、服装、饮食、手工业等领域，为开拓和发展印尼的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3]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何种官方统计及其依据，因此，仍不足采信。

关于印尼华人数量估计偏差如此之大，源于殖民时期对华人身份的认定。1910年初，荷兰政府颁布《荷属东印度籍民条例》，以出生地主义为原则，规定荷属东印度籍民为：凡出生于荷属东印度、其父母在东印度居住，或父无考而母居东印度者；出生于东印度但父母无可考者；出生外国的荷印

籍民的未满 18 岁之未婚子女。此法与清朝国籍法针锋相对，将在荷印出生的华人均归为荷印籍民。荷印当局为防止中国政府过多干预荷印华人事务，鼓励华人尤其是土生华人加入荷籍。^[24]在人口统计中，多将混血华人计入印尼土著籍。因此，广为引用的 1930 年荷印发布关于华侨的人口统计数据，对华侨人口数量的严重低估，但这个统计为印尼华人的籍贯、职业和构成土生比例提供了较详细的材料。根据统计报告，1930 年华侨人数 119 万人，占印尼总人口的 2.19%。华侨从业人员 469,935 人。在从业人员中，商业占 36.6%，种植业 18.3%，矿业 9.7%，从事工业者（制造、运输等）20%，其余为自由职业和其他行业。闽籍华侨从事商贸者多，潮州、客属华侨从事种植、采矿业者多，广肇籍华侨从事手工业者多。^[25]

表3-1 1930年印尼华侨数量和籍贯构成

籍贯	总数	在华侨人口中的比例	土生华侨比例
福建	554981	46.6%	77%
客家	200736	16.9%	60%
广肇	136130	11.4%	37.4%
潮州	87812	7.4%	33.5%
其他	210355	17.7%	58.4%
合计	1190014		

资料来源：Volkstelling 1930, 荷印统计局资料。

1947 年，印尼共和国驻英代表处发表的《印尼新闻》提及，华人是印尼最大的少数民族，在 7000 万印尼人口中，有 150 万华人，^[26]约占总人口的 2.14%。可见仍是大体按照 1930 年的华人比例估计。到 1954 年中国印尼解决双重国籍时，印尼移民厅掌握的华人数据为 300 万人，^[27]约占总人口的 3%。这个数据仍属低估，因为印尼移民厅对华人身份的认定，只会包括那些华人认同意识强烈的人，较少包括那些双重认同或华人意识较弱的人。

据印尼报刊，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印度尼西亚有华侨华人 350 万，占印尼 1.1 亿总人口的近 3.2%。已加入印尼籍的华人约有 236 万，占华人总数的 67.4%。^[28]1971 年苏哈托在演讲中，提到华人数量为 350 万，占总人口 2.87%。其中，150 万人取得印尼国籍，150 万人保留中国国籍，50 万人为无国籍。此数据显然是沿用 1960 年代中期的数据。1972 年台湾《华侨经济年鉴》根据雅加达中华商会推算的数字，载华侨人口为 450 万人，占印尼总人口的 3.68%。其中，取得印尼国籍者 250 万。^[29]根据 1999 年台湾的《华侨经济年鉴》估算，印尼总人口为 20925.5 万，其中华人有 740 万。^[30]此数据似乎仍是按华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与印尼人口自然增长率持平，华人人口

占印尼总人口 3.6–3.7% 的比例推算。

如上所述，在殖民时期的人口统计资料中，印尼华侨数量，乃至整个东南亚华侨的数量就一直被低估。其原因既是涉及殖民当局倾向扩大对华人的实际管辖权，也在于大批偷渡的中国移民及其子女没有进入人口统计。此外，很多华人与当地土著通婚，所生子女即使认同华人身份，也通常被统计为土著人口。尤其在印尼，早在 1930 年代，被统计为华侨身份的土生者，其比例已经超过华侨总数的 60%，相信有更多土生华侨被统计为土著。此外，很多印尼华人，尤其是大量底层混血华人，尚不知国籍为何物，也未能进入人口统计数据。因此，在印尼某些省份，华人实际人口数量与统计数据之差可能多达数倍。如邦加勿里洞的华人，在 2000 年的人口普查中仅 103736 人，占全省总人口 898889 人的 11.54%。而 2007 年 7 月印尼邦加勿里洞省副省长夏姆苏汀透露，大约有 35% 邦加勿里洞华裔居民还未拥有印尼国籍证。他们已在这里居住了好几代，占全省 120 万总人口的一半。这些华裔居民这些年来对国籍证的重要性缺乏了解，造成邦加勿里洞华裔民众根本不在乎处理他们的印尼国籍证，因此重新登记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住在邦加勿里洞外国公民的人数。^[31]尤其在 1999 年以后，由于印尼政府开始善待华人，且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增强了华人身份的认同感，越来越多的有华人血统的印尼人自认为华人。

因此，如就血统和某种程度的华人意识而言，估计印尼华侨华人总数为 1600 万、2000 多万者也有其依据。

我们拟以 1972 年雅加达中华商会推算的华侨人口为 450 万人、占印尼总人口的 3.68% 为基数，根据自然增长率和机械增长率（进入印尼的中国移民）以及适当增加无国籍华人和华人身份不甚明显的部分，推估印尼华侨华人总数。据《中国—东盟年鉴》（2007），2006 年底印尼人口 2.45 亿，2007 年底当近 2.6 亿。如华人自然增长率稍低于印尼总人口自然增长率，但加上无国籍华人和华人身份或认同不甚明显者，则 2007 年印尼华人约 960 万。苏哈托统治后期，来自福建的中国移民在其富裕的印尼亲友的帮助下，开始成批前往印度尼西亚。^[32]前往印尼的福建人主要来自福州地区，少部分人来自泉州地区。根据福建省调查资料，1996 年以前往印尼的新移民及其子女约 30900 人。到 2005 年，在印尼的福州籍新移民增至 51311 人。^[33]加上来自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移民、劳务输出人员和常驻印尼商务与技术人员，以及印尼数以万计的台商及其眷属，可推估印尼华侨华人约 1000 万。这个数据作为下限应当是适度的，与鲁弗班查依旦中将、李卓辉和黄昆章教授的